

CHINA THEATER BOOK CONCERN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曲话文本考论

艺海观潮丛书

YIHAI GUANGHUA LIBRARY

杨剑明著

QUHUA WENTI KAOLUEN

曲话文体考论

杨剑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曲话文体考论 / 杨剑明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9
(艺海观潮丛书)

ISBN 7-104-02162-0

I . 曲… II . 杨… III . 戏曲 - 艺术理论 - 研究 IV . 1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712 号

艺海观潮丛书 · 曲话文体考论 **杨剑明 著**

责任编辑：曹其敏

装帧设计：徐 盛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 话：8404 · 2552 (发行部)

传 真：8400 · 2504 (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上海麒辉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50

字 数：320 千 (全十册 3000 千)

版 次：2005 年 1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02162-0/J · 899

定 价：35 元 (全十册 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陈 多

“曲话”，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著作的主要形式。绝大部分古代戏曲理论的观点、对戏剧作品优劣得失的批评讨论，都是用“曲话”形式来写作的。但过去对“曲话”的“文体”，多未给予应有的注视，而只将它视为效法“诗话”、“词话”而成的类似之作。因此对“曲话”“文体”的特性、特征、状态、衍变过程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等，虽偶见点滴涉及，然对之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著述，则始自本书。而这貌似是较小的题目，但如能对此取得较深入的了解，当然也会有助于对“曲话”内容的领会。本书的意义与成就当即在于此。

经过清理，首先，它以“有意为之且独立单行”的唐曲话《教坊记》、《乐府杂录》实早于公认最早产生于宋代的“诗话”、“词话”约三百年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将曲话视为源自诗话、词话之误，说明此三者“实则是同源而别流，

并不存在有互为类从或相从的文体源流关系”；从而为对“曲话文体”的“考论”开辟了门径。循此而进，它对曲话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为之有开创性地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标志及分期：作为曲话“文体源头”期而存在于先秦“政事之纪”、“诸子外传”，汉代的“书志”、“文赋”中；“即时实录”与“都邑簿”型曲话文体形成期的唐、宋曲话；戏曲批评与理论自觉成型与深化期的元、明曲话；曲话“自我称名与文体的自我限定”期的清曲话等。

本书的内容并未简单地自囿于考论“曲话文体”；实际上它是从文体考论的视角作为出发点，以文体做为“抓手”，进而探索或一时代曲话的“文体性状”，包括内容特点、价值及优劣等；从而得出若干可供参考的观点。如指出对先秦史料文献应考虑到它的“浑然性”，对唐、宋曲话应明确认识到它是“独举所知”、“偏记小录”之作，限于一时一地见闻而并非宏观考察、包罗备举详述之作等等。

适应这以貌似较小的题目来作文章，本书的特色之一，正在于“小题大做”。它注意到研究对象中或大或小的问题，擘肌分理，剖析毫厘，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乃能成此宏文。即以对今人为《中国曲学大词典》所写“曲话”条目释文而言，原文仅二千五百字左右，而本书以第一章第三节“纲要式历史概括与‘潜学’式文体界说”一节对之进行详尽讨论；既为之定名，又由定义曲话的方法、断限曲话的原则、分类曲话归属的逻辑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剖析。其思考之缜密，我猜想即该释文执笔者或亦未能及。

而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作者的学术积累，并非局限在戏曲学，而有着包括史学、文学史、各门类艺术史、目录学、训诂学、科学研究方法论等在内

的多方面的相当深入掌握，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综合以上的叙述，我以为本书具有相当的开创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新成果，对于推动中国戏曲史研究和中国戏剧学学科建设，将显示其特有的价值。

是为序。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于沪上

曲话文体考论

摘要

曲话，历来是中国戏剧学主要的理论批评思想来源和史料文献依据。它是历代著述者同古代戏剧事象的历史遭际及其兴衰命运相应相称，抑或互为适应的史论观念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承载流播形态。作为曲论文体，曲话在戏剧学史上与曲目著录、音韵格律研究等专门性著作，以及依存于戏曲作品的评点和序跋，类从于诗文、日记、杂钞等体裁的零星分散的戏剧观念表达，相互之间或并置并行，或交叉重叠；同时，在承续和吸纳传统的经史元典和诸子杂著杂史，以及由其演化而来的笔记小说、语录等文体渊源的过程中，曲话由笔记体融合以记录与议论属性为主的诸多体式元素和功能成分，构成了兼具理论批评与史料文献性质的文体样态。

伴随着戏曲昉自远古“乐舞”而渐进地嬗变为以歌舞演唱故事的独立门类艺术，曲话正形成了自身的演化历史和文体样态。然其以笔记体为常，却又从无常体，因而使人

无从取法的文体样态，致使其文体的特性、特征、状态及其历史规律，迄今鲜有专门著述予以系统研究。盖在于其在实现主体史论观念与戏剧事象相互适应的学术联结的过程中，内在于其间的滋繁多端的传统思想文化和诗学渊源，以及错综驳杂的传统文体的体式元素和功能成份之间，或交叉相杂，或游移不定的构成关系，历史地形成其文体的义界和界域，始终呈现为变动不居、扑朔迷离的样态。似乎与之对应地，戏剧学研究者历来较偏重于理解和抉发曲话中的戏剧史论观念；抑或探赜索隐，以各自的视点读取之。间或，仅见个别著作于史论观念的评述和阐释中，以类似“潜学”的方式，伏涵着关涉曲话文体的论述。

本书将在曲话的历史“构建型式”和历史“时期”相统一的意义上，大致梳理出其作为曲论文体的本原性体式元素和功能成分，与传统文体之间的渊源关系。追溯历来对于曲话文体义界和界域的认识意绪；并于其既互为传承，又互为差异的实际著述事象之间，大致认识曲话文体的变化发展轨迹。尤其是通过分析清代中期以来，曲话经由考据方法全面融合传统的史学、训诂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体现出的科学性，以及它在史学观、史料学和方法论诸层面历史地实现为自身文体的重新界定，乃至促使戏剧学历史定位的著述事象，试图确认：曲话并非如历来所认为的那样类从于诗话、词话而生成发展；长期孕育于其间的中国戏剧学在近代的变化发展，亦并非依附于西学东渐，而具有自身内在的学术传统和历史演化规律。

目 录

序	陈多 1
导 论 无从取法的曲话文体	1
一、清人的“潜在”界说	2
二、今人的“显在”界说	5
三、纲要式历史概括与“潜学”式文体界说	7
(一) 定义曲话的科学方法	8
(二) 断限曲话的史学原则	10
(三) 曲话分类归属的逻辑方式	12
第一章 曲话的文体源头考索	17
第一节 先秦的“乐舞”载述：“政事之纪”	19
第二节 先秦的“巫优”载述：从官学统绪 分流别行的诸子外传	33
一、远古巫仪式类的真实留存与其不确定性	34
二、宫室优人的日常生活实录与其现实基础	51
第三节 汉代百戏载述：帝王都邑平乐观“书志”	61
一、百戏与百戏载述的历史成因	62
二、《两京赋》：后世曲话笔记小说体式 及其“都邑簿”形态的引发	75
第二章 唐宋曲话的即时实录与曲话的文体形成	89

第一节 唐宋曲话的即时实录	91
第二节 唐曲话的形态类型：“偏记小录”	98
一、唐曲话“偏记小录”的即时实录与“独举所知”	99
二、唐曲话“偏记小录”的现实成因	102
三、唐曲话“偏记小录”的文体性状	105
第三节 宋曲话的形态类型：“都邑簿”	111
一、宋曲话“都邑簿”的历史源流	113
二、宋曲话“都邑簿”的现实成因	116
三、宋曲话“都邑簿”的文体性状	122
第三章 曲话的议论属性与元明曲话的历史发展	143
第一节 元曲话的历史发展：戏曲批评与理论的自觉成型	146
一、突破序文义例定规，开创批评理论路向	146
二、变序文为“杂剧概论”， 记“艳史”成“演员论”	155
三、举“戏剧谥法”，立“元剧史”公言	169
第二节 明曲话的历史发展：戏曲批评与理论的自觉深化	190
一、集元曲话大成，开明曲话学术自觉规范先河	193
二、明曲话学术自觉规范全面实现态势	211
第四章 曲话的属性关系与清曲话的历史嬗变	233
第一节 文体属性的历史标识	235
第二节 曲话的自我称名与文体的自我限定	237

一、由前说汇编中自立其说的《曲话》.....	241
二、由考据中自立其说的《剧话》.....	256
第三节 焦氏曲话：定义曲话与定位戏剧学	262
一、焦氏曲话的基本学术构成特征	263
二、焦氏考据中的戏剧学	269
结束语 在研究的终点与历史的定位之间	285

附录

一、王国维美学和艺术研究学术动机生成中的 比较论理路	291
(一) 生成于中西比较中的学术取向	292
(二) 比较论理路的历史内涵	299
(三) 代结语：比较论理路的逻辑结构	306
二、曲话文体考论的方法	309
(一) 曲话文体考论的理据	309
(二) 曲话文体考论的理路	311
(三) 曲话文体考论的路径	315
三、曲话称名词语的义蕴源流	317
(一) 曲话称名词语的本义	317
(二) 曲话称名词语的义蕴渊源	318
四、曲话的称名定体	323
(一) “以名举实”的文体学原理	323
(二) 曲话的称名定体意绪	331

五、曲话的题目与序跋之间的义例生发关系	341
(一)“以名举实”的滑稽人物类传	343
(二)文体有定名而叙述无成法的伶人艺事说教	345
(三)文体无定名而叙述有成法的演剧事类实录	349
六、曲话文体属性的认识历程	359
七、断限曲话的历史依据与学理逻辑（上）	369
(一)曲话的断限	370
(二)“宋元说”与笔记小说之间的学术构成关系	375
(三)“宋元说”的学术语境	381
(四)“乐舞说”与笔记小说之间的学术构成关系	386
八、断限曲话的历史依据与学理逻辑（下）	391
(一)曲话的起源与笔记小记的源流	391
(二)曲话的文体来源与笔记小说的“传记”和“经解”	394
(三)曲话的体式来源与笔记小说的“短书”和“叶子书”	413
参考引用文献要目	427
跋	441

导论 无从取法的曲话文体

曲话，历来是中国戏剧学主要的理论批评思想来源和史料文献依据。它是历代著述者同古代戏剧事象的历史遭际及其兴衰命运相应相称，抑或互为适应的史论观念的基本表达方式和承载流播形态。作为曲论文体，曲话在戏剧学史上与曲目著录、音韵格律研究等专门性著作，以及依存于戏曲作品的评点和序跋，类从于诗文、日记、杂钞等体裁的零星分散的戏剧观念表达，相互之间或并置并行，或交叉重叠；同时，在承续和吸纳传统的经史元典和诸子杂著杂史，以及由其演化而来的笔记小说、语录等文体源流的过程中，曲话由笔记体融合以记录与议论属性为主的诸多体式元素和功能成分，构成了兼具理论批评与史料文献性质的文体样态。

曲话伴随着戏曲的发生和发展变化，具有自身的文体演化历史和体式样态。然其文体的义界和界域，始终变动不居、扑朔迷离，因而难以给予确定性的界说或定义。相

应地，先哲时贤界说曲话的论述，由是亦忽隐忽现，时断时续。然循是以求，当可见出考论曲话文体的基本理路。

一、清人的“潜在”界说

清人李调元曾经在追溯源头时，最早提出曲话的历史断限。实则正是在曲话的历史“时期”意义上，以一定的史论意识和方法，对其文体的历史“构建型式”所作的潜在界说。《雨村曲话》卷上云：

《涵虚曲论》古今乐府各有其目：……。按：曲话惟此最先。自王弇洲《曲藻》以前，未有论及者。今各家曲虽多失传，存此犹考其万一。^[1]

李氏断限的依据，首先是体现曲话议论属性的“品评”，即《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与《曲藻》，对曲家作品在风格或流派区分意义上的评论。虽还未顾及曲话的记录性，如此前唐宋曲话的即时实录——却由对曲话品评特性的肯定，启示后世认识曲话既传承于传统史学以“品”对历史人物评定等级、区分流品的义例原则；又与传统诗学由史学原则形成的以“品”论人论诗，乃至以“品”论书、论画、论琴棋的基本批评原则相通。所谓“品”，传统史学亦称“品藻”。盖始自司马迁、班固作传接人物品类区分。刘知几《史通·品藻》曰：“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2]这是指由对象成因及其存在性状于某层面的相似或一致，形成一定的分类逻辑及其区辨界限，予以归属性确认。是为刘氏所谓“用此为断，粗得其伦”^[3]。由是，在

魏晋时期，以“品”论人论事成为一代时尚。不仅在文化艺术领域，几乎同时有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沈约的《棋品》（已佚）等面世；而且，据《世说新语》载述，在政治领域也开始设置九品中正制来品第官员。钟嵘形成于其间的《诗品》，即按成就大小，将自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代表作家作品评定为上、中、下三品。从而，引发为绵延千年的艺术批评原则和方法。而自元人贯云石《阳春白雪序》品评关汉卿等六位作家以来，又衍伸到曲论领域。先后有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自然也同时渗透到品类多样的其它曲话著述中。后世将曲话的生成视为由诗话、词话而来，或正缘起于“品评”这条统绪。

其次，李调元在以“品评”作为曲话的义界，而将其上限断自《涵虚曲论》的同时，却也潜在地由曲话的记录属性，通于传统史学的“书事记言”原则。其说未必为微言大义，然也言之确凿：“今各家曲虽多失传，存此犹考其万一。”其义所指，当可视作其界说曲话的又一层内涵，即曲话源自远古史籍的学术“基因”：证实。即“书事记言”以留存史实。“书事记言”，乃夏商周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史学的根本区别。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曰：“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4]“当时之简”，即指实录原初真实人事的史料；“后来之笔”则指条理甚或排比史料而成著作。后来南宋郑樵也曾有类似认识（见其《寄方礼部书》），及至章学诚则以其更为精细的概念“记注”与“撰述”，予以最为详达的论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

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文史通义·书教上》）^[5]刘、章二氏所述历史学演化状况，固然不能用作机械的对应性类比，然在文体学意义上，却或可由是来认识曲话历来以其积累和初步条理、归结戏剧史料，成为称名定体意绪明确而体例规范的戏剧史论专门性著作的“中间环节”或“中介性”文体的学理所在。

与李调元前后呼应的梁廷枏，深得曲话之于戏曲的“品评”之道。其刊于道光年间的《藤花亭曲话》以序例、编次、篇卷诸层面相互之间较具逻辑关系的“构建型式”，似在类似“记注”与“撰述”之间，寻求完整统一曲话文体属性与体例体裁的途径。然梁氏在承续李调元之说的同时，又遥接刘知几理路，即认为在不能正确品藻人物时，以“品”分类归属将出现归类不惬、分合不当之弊。（参见《史通·品藻》）^[6]因而，其意绪实则由此而潜在地觉察到，以雅文化范畴的纯文学品评，似难以认识甚或断限曲话，于是，遂转向了戏曲作品本事流变的考据方面。其《卷四》曰：

曲话以《涵虚曲论》为最先，取词客九十八人而品题之。如云：“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瑶天笙鹤，白仁甫如鹏搏九霄，李寿卿如洞天春晓……”等类。其题目虽佳，然未必切当不移也。^[7]

由疑问的提出，梁氏当即由朱、王二氏的曲话著述，切入有关《西厢记》的考辨：“王实甫之撰《西厢》，见《太和正音谱》。王弇州《曲藻》谓：‘实甫原本，至碧云、黄花而止矣，后所续为关汉卿笔；世谓止于《草桥惊梦》者，非也。’今按：汉卿所撰曲，多至六十余本，其目不载《西

厢》，且续本多鄙陋不伦之句，尤可疑也。陶宗仪《辍耕录》谓：‘董解元《西厢》作于金章宗时，世代未远，尚罕传者，何况今曲之冗。’按：董解元，《啸余谱》首引之，止称‘始作北曲’并未及《西厢》也，永嘉高则诚作《琵琶》，故《百川书志》称：‘永嘉先生作’。原本止于《书馆相逢》。《赏月》、《扫松》，为朱教谕所补。”^[8]梁廷柟寻索曲话源头的意绪，在李调元标引的“品评”观，与朱权品评存有“归类不愒、分合不当之弊”的实际构成性状之间，于徘徊不定的同时而出现的中断，正显现其称名定体意绪，受到清代由李调元、焦循以来，经由考据方法充分融合和发挥曲话的记录和议论属性的文体演化史实的影响。故其以“曲话”自我称名定体的著述，也确实正向专门性著述文体转现而开始轶荡于曲话文体界域边缘。然梁氏的“潜在”界说，开始提示后人曲话文体考论当立足于其不同时期的存在性状。

二、今人的“显在”界说

李、梁二氏断限抑或界说曲话所凭藉的著述《涵虚曲论》，即明人臧懋循《元曲选》卷首的《涵虚子论曲》，亦即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之《古今群英乐府格势》。然依时贤赵山林于其《中国戏剧学通论》考辨曲话文体时，所依据严格的分类逻辑标准，是为曲品而非曲话。将戏曲品评之作与曲话相区分，显然见得，赵氏是基于著述文体的体例体裁等层面的体式构成特征，来划定曲话的文体界域。因而，与李、梁二氏立足于文体的属性层面，以“品评”与“书事记言”作为曲话文体义界的界说原则相左。然赵氏以